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随机选择与分配正义

晋 运 锋

〔摘 要〕在分配正义的领域当中，如果可分配的善是不足且不可分割的，候选人对此提出的要求强度又是相同的，那么，无论怎么分配这种善，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应该采取随机选择程序来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分配难题，理由是：一方面，随机选择的分配方案平等对待了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会遭到任何候选人的理性拒绝，因而是公平的；另一方面，它对进行分配的各种理由起到了一种净化作用，过滤掉了不应该影响选择的坏理由，从而保障最低程度的分配正义，是最优的。

〔关键词〕分配正义；随机选择；抽签；公平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20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X076）；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5QY040）

〔收稿日期〕2016-11-08

〔DOI〕10.15939/j.jujss.2017.03.015

〔作者简介〕晋运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吉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长春 130012）

近些年来，政治哲学家对分配正义问题极为关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们提出了平等、应得、需要或资格等诸多分配正义原则。然而，这些原则仍然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难题，例如在对稀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以及保障性住房进行分配时遇到的分配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去追问，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分配。本文认为，答案应该是随机选择。通过对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现有各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局限性，并且更深刻地理解分配正义问题本身的复杂内涵。

一、稀缺资源的分配难题

对于分配正义理论来说，有两个要素最为关键，一个是可以分配的善，另一个是候选人对这种善的要求。如果善是稀缺的，而且候选人对其要求的强度是不同的，就应该依据某种道德理由，例如需要或应得等，来对这些候选人进行排序，并优先满足要求强度比较大的候选人。政治哲学家们对此问题给出了不同类型的解答。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最重要，应该首先提升最不利者的地位^{[1]42-65}；应得论者认为，应得最重要，谁应得这些善，谁就应该获得它们^{[2]192-229}；资格论者认为，资格最重要，谁有资格得到这些善，谁就应该获得它们^{[3]180-184}；需要论者认为，需要最重要，谁更需要这种善，谁就应该获得它们^{[4]146-153}。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具体的分配问题，例如对稀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等，并不能完全适用这些分配原则。在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时，例如，在对尿毒症

患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时,有的人认为效益最重要,那些更易配对成功的患者更应该得到这颗肾脏;而有的人会认为平等更重要,那些处境更差、更痛苦的患者的要求更应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只有一颗肾,有两个患者恰好都能配对成功,他们的处境又是相同的,那么就缺乏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来指导分配。

在分配稀缺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优秀资源时,有的人认为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最重要,孩子的成绩越好,越应该获取优秀的教育资源;而有的人会认为平等更重要,应该把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向成绩比较差的孩子倾斜。但是,如果孩子们的成绩是一样的,优秀的教育资源又是非常稀缺的,无法满足这些孩子的要求,那么现有的分配正义原则就无法有效指导分配。

在分配稀缺的保障房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建设并分配保障性住房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人居有定所。但是,如果处在某一收入水平以下的人们都买不起房子,而可分配的保障房又是稀缺的,那么,就无法利用现有的分配正义原则解决这一分配难题。

综上所述,仅靠现有的一些分配正义原则,是无法有效地解决分配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的。这就要求我们去考察,在现有的分配正义原则之外还有什么正义原则,并且能够利用这一原则解决上述领域中的诸多分配难题。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分析,与其他分配领域相比,上述三种分配领域的特殊性。我们从可分配的善与候选人对这种善的要求两个方面来解释这种特殊性。

一方面,可分配的善是不足的,而且这种善是不可分割的。^①在上述三个例子中,可分配的善是不足的,缺乏充足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或保障性住房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这与其他分配正义原则所面临的分配问题相似。但是,与常见问题不同的地方在于,上述例子中的可分配的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可分配的善虽不足但可分割,就能够采用常见的分配正义原则来分配。例如对某块蛋糕的分配,虽然不能充分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但是在人们之间平均分配这块蛋糕是公平的。

如果可分配的善是稀缺且不可分割的,就无法采用常见的分配正义原则来分配。假设两个尿毒症患者都希望得到一颗健康的肾脏,此时最公平的分配方案是平均分配这颗肾,即把这颗肾脏一分为二,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这颗肾脏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善。同样,受教育的机会和保障房本身也是不可分割的,不能让孩子们轮流上好的学校,也不能让申请人轮流拥有同一套住房。此时分配的结果只能是,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善,其他候选人对善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如果不能为这种分配提供一种正当的理由,那些没有得到善的候选人就有理由反对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另一方面,候选人对善的要求强度是平等的。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解释这一特征。首先,候选人能够基于自己的各种道德理由,例如个人收益的大小、应得、需要或资格等,来提出对某种善的要求。他的理由越强,能够提出的要求的强度就越大。如果候选人的道德理由是具有边界约束力的资格或权利,那么他的要求强度就是最强的,除了按照资格或权利的约束来分配之外,其他任何分配方案都是不正义的,都会侵犯这个人的权利。我们所说的分配正义是指,在已知一些人对某种善的要求之后,如何配给这种善,而不考虑这些人是如何合作生产出这种善的,也不考虑由这种生产能够产生出什么权利。^{[5]226}例如,将要进行肾移植手术的医生在考虑如何分配仅

① 在实践中,所要分配的不只是对我们有价值的善,还有某些缺乏价值的负担,例如服兵役、执行危险的任务以及交税等。本文认为,在消极的意义上,避免这些负担也是一种善,例如躲避兵役、不执行危险任务或不交税等。

有的一颗肾源时，任何病人对这颗肾的产生都没有影响，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什么特殊权利。^①

其次，与其他人要求的强度相比，某些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最高的，分配正义只需要关注这些要求强度最高的人，其他人的要求不是影响分配机制的关键因素。例如，尿毒症患者能够基于自己的健康需求而提出对一颗健康肾脏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健康人的要求，如这颗肾脏进行科学研究的要求。只有那些达到一定智力水平的适龄儿童才是分配优秀教育资源时应该关注的对象，那些智障儿童虽然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教育，但是其不能对常规的优秀教育资源提出过高的要求。政府在分配保障性住房的时候，会首先列出一个收入标准，只有那些低于这个标准的家庭或个人才是应该受到关注的对象。

最后，在排除了其他要求强度较低的人之后，剩下这些有资格的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相同的。每一个特征相似的尿毒症患者都有相同强度的要求获得一颗健康的肾，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相同强度的要求获得优秀的教育资源，每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申请人都有相同强度的要求获得一套保障房。这一特征是本文所述的特殊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领域与常见的分配领域差别最大的地方，如果这些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不同的，就可以基于某一标准，例如谁更应得或更需要，并采用常见的分配正义原则来分配；如果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相同的，常见的分配正义原则就无法发挥作用。^②

总结来说，以上所述在特殊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领域进行分配的条件是指，善是不足且不可分割的，候选人对这种善的要求强度是平等的，我们称之为“不确定性条件”。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缺乏充足的理由把稀缺的善分配给某一确定对象，即无法做出一种确定性选择，我们称之为“不确定性分配难题”。

二、随机选择与公平

如果通常的分配正义原则，如平等、应得、资格或需要等，都无法解决不确定性分配难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寻求其他分配原则。我们认为，随机选择，即公平的抽彩法能够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分配难题。

本文所说的“随机选择”，是指通过抽彩（lottery）或者抽签（draw straws）的方式来做出选择的方式。在抽签结果揭晓之前，这一程序的执行者与候选人都不会提前知道最终结果，他们对结果的预期是相同的。在分配正义的意义上，基于候选人要求强度的不同，可以把随机选择的方法分为两种：权重抽彩法和公平抽彩法。权重抽彩法是指，如果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不同的，就需要在抽彩的过程中赋予要求强度较大的人以更多被选中的机会，赋予要求强度较小的人以更少被选中的机会。公平抽彩法是指，如果候选人要求的强度相同，就应该在抽彩的过程中赋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机会。

权重抽彩法给予具有不同要求强度的人的机会以不同权重，这与把某种善直接分配给某一特殊群体相似，对于要求强度比较小的候选人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6]在肾移植的例子中，每一个尿毒症患者对一颗肾的要求强度都是平等的，如果基于其他理由，例如年龄，来论证说年

^① 在罗尔斯所强调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层面上，需要考虑个人对善的产生所发挥的影响。然而，在社会合作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微观层面的分配问题是不需要考虑这种影响的，本文所要考虑的正是处在这一领域中的分配正义问题。

^② 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找到要求强度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随机选择的正义原则应用的范围，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解释这一问题。

轻人比年纪大的人具有更高强度的要求，因而应该赋予年轻人以更多被选中的机会，那么年纪大的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候选人的要求强度相同的情况，因而只关注公平抽彩法，并简称其为抽彩法。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文所说的随机选择是指公平的抽彩法，这一方法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候选人。其他一些选择程序也能被称为随机选择，例如就近选择，但是，人们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先定了的，就近选择会造成对位置比较远的人以不平等对待，因此，其不在我们所谓的随机选择的范围之内。

然而，以上陈述只是对如何采用随机选择程序进行分配的事实描述，仅仅靠这种描述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应该采用这种程序，因为虽然“不确定性是应用抽彩的根本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理性或道德上就需要进行抽彩”。^{[7]107}如果决策者和候选人不把公平而是把功利主义放在首要位置，选择那种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分配方案，那么，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管如何选择候选人，其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收益，随机选择并不比其他选择程序更优，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必须采用随机选择程序进行分配。例如，在进行肾移植手术时，可以采用先来先得的原则，在分配稀缺的优秀教育资源时，可以采用就近入学的办法。

在实践中，即使采用了随机选择的程序来进行分配，然而，采用这种程序的理由可能也是功利主义的。例如，在对稀缺的肾脏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与其他需要考察并比较候选人的具体特征的分配机制相比，随机选择能够节约医院相关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提升器官本身的存活率和配对成功的概率。然而，一个显见的问题是，这种采纳随机选择程序的理由并不能得到所有候选人的同意。在那些不能得到这种稀缺资源的人看来，他只是被当作了提升总体功利的手段，而没有受到平等对待，是不公平的。这种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分配方案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因此，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只需要论证为什么应该采用随机选择程序，还需要论证这种分配正义原则能够被所有候选人接受，是公平的。

在展开对随机选择理论的具体论证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本文所述的公平的含义加以解释。在分配正义的意义上，公平是指每一个候选人的要求都得到了“最大可能地合比例满足”^[8]。在对善进行分配时，如果候选人要求的强度是不同的，那么要求强度越大的人，越应该得到满足，如果候选人要求的强度是相同的，就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善是不足且不可分割的，无法满足所有候选人的要求。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候选人能够反对说，与那些得到满足的候选人相比，他们的要求强度是相同的，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得到满足，这是不平等的，因此也是不公平的。

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使得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能被所有候选人接受，即在肯定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公平的状态。对于这一观点，最常见的解释是，随机选择平等分配了所有候选人被选中的机会。支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如果想要完全满足某一候选人的要求，就既需要满足其对善的要求，也需要满足其对获得善的机会的要求，即也需要满足其预期善。^[9]善是不足且不可分割的，在结果上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然而，预期善是可分割的。随机选择程序能够保证对每一个人获取善的机会，即预期善的平等满足。

这种基于对候选人的预期善的平等满足来论证随机选择的公平性的观点会受到如下三种批评。

第一，如果把预期善当作影响公平与否的关键的话，公平似乎就与人数相关，人数越少，抽签的结果就越公平。假设在两个人之间进行随机选择，那么每一个人获得善的机率是二分之一，

而如果是在三个人之间进行随机选择的话，每个人获得善的机率就是三分之一。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第一种选择比第二种选择更公平呢？道德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随机选择的公平与否不应该与人数的多少相关。

第二，预期善与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善，对预期善的满足与对候选人要求的满足无关，只有结果的公平才使得程序公平有意义。不能通过赋予每个候选人以平等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不能认为平等的机会与平等的结果是一致的，因为不能“吃平等的机会”^[10]。假设要分配两块面包给两个快要饿死的人，此时如果采取抽签的方法决定把这两块面包给其中哪个人，而不是平均分配这两块面包的话，就是荒谬的。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两块面包，但是，结果是其中一个人被饿死，这是不公平的。在只有一块面包而且这块面包是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只能由抽签决定救活其中一个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被救活的那个人对着已经饿死的那个人说，你的预期善得到了平等满足。我们认为，对于已经饿死了的那个人来说，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预期善的满足并不等于善的满足。

第三，即使承认预期善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随机选择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也无法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采用随机选择程序来分配。因为其他选择程序也能实现这种程度的公平，例如：优秀的教育资源可能会按照就近入学的方式来分配，肾脏移植手术可能会按照先来先得的原则来决定哪个尿毒症患者应该得到唯一的一颗肾脏。谁都有平等的机会处在临近的位置上，谁都有平等的机会首先提出申请，因此，这两种原则都能保证每一个候选人具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某种善。但是，与随机选择程序相比，它们又是不公平的，因为除了机会平等，还需要考虑其他更重要的道德理由，即是否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将从契约主义的角度来证明随机选择的公平性，即如果不平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哪种结果是最能被人们接受的。斯坎伦式的契约主义者认为，任何能够被理性地拒绝的原则，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11]144}对于某种分配正义原则来说，如果任何候选人都不能提出理性的反对意见，那么，这种分配原则就是正义的。随机选择程序不能被理性地拒绝，因而它所产生的不平等结果是可接受的，也就是公平的。

在善是不足且不可分割的，候选者的要求强度又相同的不确定性条件下，有如下三种选项供我们选择：第一种选项是把可分配的善确定给予某一个人；第二种选项是给予不同的人以不确定的被选中的机率，即权重抽彩；第三种选项是给予所有候选人以同样的被选中机率，即公平抽彩。^[12]

没有被选中的候选人会拒绝把善给予确定的某一个人的选项，因为它忽视了这些人平等的理性要求。候选人也会拒绝那种赋予候选人以不确定性机率的选项，因为这种机率是不确定的，有些人会得到更多机会，这是不合理的。候选人拒绝第一和第二种选项的具体原因虽然不同，但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是为了拒绝受到不平等对待，这种不平等对待缺乏能够说服人的充足理由。

每一个候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缺乏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偏袒某一个或者某些人的理由，那么每一个候选人就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理论没有偏袒任何候选人，任何候选人没有理性的理由反对这一选项，因此，随机选择是能够获得契约主义证明的唯一选项，是公平的。

如果对随机选择程序的公平性的契约主义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不把功利主义当作解决不确定性分配难题的最佳方案的问题。功利主义注重的是功利最大化，而不是对人的平等尊重，其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因此会遭到理性的候选人的反对。

对于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来说,契约主义证明方法的论证基础是,候选人能够对某些道德理由达成理性共识,并基于这些道德理由实现以下两种目的,以满足不确定性条件。一个目的是,能够确定一种选择标准,并依据这种标准来确定哪些候选者的要求强度最高。在实践中,相对比较容易确定这一标准,例如,只有尿毒症患者才有资格提出对健康肾脏的要求,只有低于某种收入水平的群体才有资格提出对保障房的要求。另一个目的是,能够确定一种衡量标准,并依据这种衡量标准来进一步判断说,所有具有资格的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平等的。在实践中,比较难确定这一衡量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经过了理性地审慎思考,我们也很难对此达成共识。例如,虽然很少有人反对只有尿毒症患者才有资格提出对健康肾脏的要求,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因此就得出共识说,所有病人的要求强度都是平等的。有的人会认为,需要是导致要求强度不同的理由,患病更严重的人才更应该得到这颗肾脏;而有的人会认为,效用是判断基础,更有可能恢复健康的人才更应该得到这颗肾脏。

如果不能对判断人们的要求强度是否平等的衡量标准达成共识,就不能满足不确定性条件,即判定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平等的,而如果不能满足不确定性条件,就没有理由通过契约主义的方法来证明我们必然诉诸随机选择的分配方案。如果只是把随机选择应用于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领域,就会大大削弱其作为一种分配原则所具有的独特的说服力,因为在实践中,我们能够取得理性共识的地方非常少,例如,影响尿毒症患者对肾脏的要求强度的因素可能包括配对成功的几率、年龄、性别、甚至是家庭成员等等,要找到所有这些相关因素都相同的多个候选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认为,即使在很难对诸多道德理由达成理性共识的地方,也能为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原则留下足够大的应用空间,而这需要诉诸随机选择的“净化作用”。

三、随机选择的净化作用

在分配某种善时,决策者与候选人都会基于自身的理由来提出对这种善的要求,可以把这些理由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理由是,人们所持的某些理由是理性的,是好理由,例如:需要、应得或资格等。这些理由足够强,强到可以压倒其他任何理由,从而使我们能在足够强的好理由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这是常见的分配正义原则立论的基础。例如,在肾脏移植手术中,如果所有患者都能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该优先救治更需要的人,那么就应该依据需要原则来分配。

第二种理由是,人们所持的某些理由是非理性的,是坏理由,例如,决策者的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等。这些坏理由足够强,强到能够完全压倒其他好理由,如果依据这种坏理由来进行分配的话,就是不公平的。例如,某一工作岗位只招收男性,而不招收女性,这种性别歧视就是不公平的。一种公平的分配原则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坏理由的影响。

第三种理由是,人们所持的好理由与坏理由的说服力的差距不大,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出哪种理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面临着选择的不确定性。公平的分配原则应该尽量依据好理由来做出决策,并且尽量避免坏理由的影响。例如,在肾移植手术中,医生应该尽量按照患者本身的特征,例如需要或应得来分配,而不应该考虑这个患者的经济或社会地位,也不应该考虑他的宗教信仰或种族特征等无关因素。

由于理性能力的限制,人们对好理由与坏理由的评价本身可能也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对于通过考试选拔来决定谁应该获得优秀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方案来说,有的人会认为,成绩是决定该如何分配的好理由。然而,批评者认为,孩子们的成绩主要是智力水平和努力程度的呈现,智力

水平是他的个人天赋，不受他自己的控制，努力程度——特别是对那些理性能力还没有发展完全的孩子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决定的，那些不能由个人自身控制的因素是不应得的，不应该成为决定谁应该占有优秀教育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分配稀缺的优秀教育资源时，基于考试成绩来分配可能是坏理由。^[13]

从决策者进行分配决策的过程来看，对第一种类型的理由来说，有足够强的好理由，并且应该依据这种理由来分配。然而，即使是好理由，也可能是存在争议的，无法确定哪种好理由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此时应该排除所有理由的影响，例如，不同的尿毒症患者会给出不同的好理由，这些理由之间可能是不可比较的。对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理由来说，没有足够强的好理由，那么避免坏理由就比遵守好理由更重要。采用随机选择程序进行分配的理由是对每一个候选人的平等对待，而不需诉诸任何其他道德理由，从而有效避免多个好理由之间的冲突以及坏理由对决策的不良影响，对分配正义原则本身起到一种净化作用，保证一种最低程度的公平和正义。

“当正义要求净化的决策时，抽彩就对正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简单来说，我认为，当正义被恰当理解时，抽彩就意味着公正的抽彩原则。”^{[14]65-66} 在无法完全确定如何依据一种好的道德理由来进行分配的情况下，通过净化作用，随机选择能够提供一种最优的分配机制，这会大大扩展随机选择的应用范围。我们不再需要只限制于能够达成理性的道德共识，并推论说候选人的要求强度相同的情况，而是还可以扩展到那些缺乏理性共识的更广大的领域，从而提升随机选择程序在分配正义理论当中的重要性。

在得出所有候选人一致同意的道德理由之前，特别是为了避免坏理由对决策机制的不良影响，随机选择机制只依据对每个人平等对待的理由来分配，每一个候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这种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其不能理性地拒绝这一分配机制，所以，这种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是公平的，也是最优的。

基于随机选择的净化作用，能够解释为什么应该在本文所列举的三种特殊的分配领域当中采用随机选择程序进行分配。在无法对尿毒症患者、适龄儿童以及买不起房的低收入群体的要求强度达成共识，并且缺乏足够强的好理由来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在合理地假设候选人的要求强度是平等的基础上，采用随机选择的程序进行分配，从而平等对待每一个候选人。

然而，批评者反对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他们认为，这种抽彩机制是非理性的，是对理性的拒绝。^{[15]11-16} 随着理性能力的增长，只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候选人的要求是否是真正理性的，在程序上，我们就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将来，也肯定会有更好的理由来进行决策。在无法取得理性共识的任何情况下，如果都转而诉诸随机选择理论，就会很容易排除我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增长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公平分配的可能性。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一方面，随机选择或抽签并不是非理性的选择，而是在对各种理由，包括好理由和坏理由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在认识到自身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基于净化作用做出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长远目的应该是努力寻求一种能够被所有候选人接受的更好的道德理由，并设计出一种更加合理的分配原则，但是，至少在当下，在不确定性条件已经存在以及有限的理性能力的制约下，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原则仍然是一种最公平也最优的选择。

另一种对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观的批评是，公平并不是唯一的道德价值，有时候善的要求会压倒公平，当善的要求压倒公平时，随机选择程序就不是一种必然选择。例如，如果很多人都不愿意服兵役，而国家又急需大量兵源，那么公平的办法应该是在适龄年轻人当中进行随机选择。^[16] 同时，可以把兵役时间变得更短一些，从而能够进行多次抽签，让其他没有被抽中的人也

有机会履行兵役，对所有不愿意服兵役的人来说更公平，但是，这会缺乏效率，因为过于短暂的兵役会使得整个军队缺乏战斗力。^[17]

我们可以基于随机选择的净化作用来回应这一批评。如果所有候选人都认识到了提升善的重要性，例如，所有适龄年轻人都赞同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每一个人就都应该自觉地把公平让位于善，并为了这种善的提升而甘愿接受更大程度的不公平，即如果被选中的话，甘愿服更长时间的兵役。此时，提升善是一种好理由，这种理由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这种理由更强的话，就会说服每一个候选人自愿服兵役，而不必再通过抽签决定，例如：我国实行的就是义务服兵役制。如果无法确定哪种理由占据主导地位，也无法提供一种恰当的理论来说服那些最终没有获得善的候选人，例如，无法让不想服兵役的人相信他们受到了公平对待，那么抽签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认为，即使承认随机选择程序的诸多缺陷，也不能完全抛弃它，因为其他任何分配正义原则也会存在诸多缺陷，这是人类理性以及分配正义理论本身的限度，而不只是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理论如此。在善是稀缺的且不可分割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候选人的要求强度为什么是不平等的，就应该采用随机选择的分配正义原则，这种原则是公平的，而且是最优的。

[参考文献]

- [1] 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 [2] 大卫·米勒 《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3] 诺奇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4] Lawrence A H.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Ne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5] Rawls J. Some reasons for the maximin criterion. In Samuel Freeman (ed.)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Stone P. Why lotteries are just.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7, 15 (3): 276 – 295.
- [7] Elster J. *Solomonic Judg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Hooker B. Fairness.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2005, 8: 329 – 352.
- [9] Kornhauser L, Sager L. Just lotteri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8, 27: 483 – 516.
- [10] Wasserman D. Let them eat chances: Probabi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96, 12 (1): 29 – 49.
- [11] 托马斯·斯坎伦 《宽容之难》，杨伟清、陈代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12] Stone P. On fair lotteries.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4 (4): 573 – 590.
- [13] Saunders B. The equality of lotteries. *Philosophy*, 2008, 83: 359 – 372.
- [14] Stone P. *The Luck of the Draw: The Role of Lotteries in Decision 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5] Oliver D.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8.
- [16] 佚名 《泰国征兵可抽签》，《环境与生活》，2013 年 5 期。
- [17] Broome J. Selecting people randomly. *Ethics*, 1984, 95 (1): 38 – 55.

[责任编辑：白 刚]

tional relations featured cooperation and win-win , new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yste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se are Chinese wisdom and projec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just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well as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Such ideas and practices showcase china's historical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s diplomacy

The Differance of Human: The Invention in the Epiphylogenesis
— A Reading of Stiegler's *Technics and Time*

ZHANG Yi-bing (131)

Abstract: Bernard Stiegler renewedly extended Heidegger's historic Dasein into the abstract human subject ("who") , and intensively interpreted the caring Besorgnis as the technical object in a general sense("what") . Moreover , he combined further the objectified technics and the historic time together , in order to open the second origin of anthropogenesis ,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hylogenesis. The human's prosthetic gramme memory beyond its biological esse became the "invented" matter in the epiphylogenesis. Then this activatable gramme appearing after the end of genetically natural evolution is technics , which is also the différance-like presence of human historic existence in the nature.

Keywords: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the second origin of human; the ontological différance; epiphylogenesis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esthetics

ZHANG Dun , LIU Rui (139)

Abstract: As modern Aesthetics defined beauty as "the perfection of feeling" , people considered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the first theme of Aesthetics and abolishe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esthetic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ual innovation of Aesthetics in the future will b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fection of feeling" to "the perfection of existence" , which means a return to the ontological base of ancient Aesthetics. Plato's dualism on the perceptual world and rational world laid the most significant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esthetics and Art and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higher , more realistic , more perfect rational world above the perceptual world , through which it marked out a basic field of Aesthetics that : Beauty is essentially the perfection of existence. The basic problem of Aesthetics is actually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ble beauty and invisible beauty. And the nature of Art is the symbol of visible beauty to invisible beauty.

Keywords: aesthetics; art; ontology; the perfection of existence

Random Selection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JIN Yun-feng (147)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justice , if the distributable good is insufficient and inseparable , and the candidates' claims have the same intensity , then , no matter how to distribute these good , there will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unfair. We should solve this uncertain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through a procedure of random selection , and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solution. On the one hand , the distribute scheme of random selection is fair , because it treats each individual's request equally , and it will not be rejected by any rational candidate; On the other hand , it is optimal , because it plays a purifying role in the distributing process , filtering out the bad reason that should not affect the selection , so as to ensure the lowest degre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Keywords: distributive justice; random selection; drawing; fair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ervative Nobility in Russia's Peasant Reform of 1861

ZHANG Guang-xiang , LI Zhen-wen (155)

Abstract: In the struggle on the eve of peasant reform of 1861 , most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was conservative , who either oppose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asants or allowed only liberate them without land. But when the tsar issued an edict to abolish the serfdom , the nobility eventually acquiesced in the serfdom's fate due to the nobility's attachment to the tsar and the ideology crisis of the serfdom. The April program of 1858 gave the nobility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the reform process , but the December program eventually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the basic way of liberating the peasants with land and was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conservative nobility , bu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sar , they defeated the conservative nobilit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ack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